

太政官文庫

漢	一	二	三
書	五	二	一
門	冊	函	架

內閣文庫

漢	一	二	三
書	五	二	一
類	冊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52
冊數	12 ( 3 )
函號	275 3

0 1 2 3 4 5 6 7 8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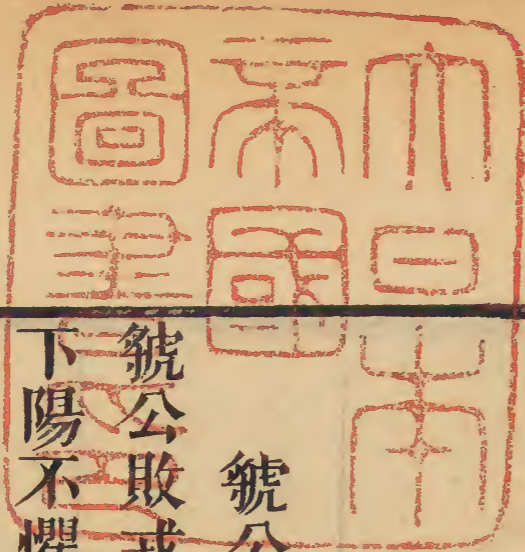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左傳經世鈔卷之四

虢公敗戎

虢公敗戎于桑田

下陽不懼

其疾也

年晉滅虢張本

魏禧曰按宣六年赤狐伐晉圍懷及刑邲晉侯欲伐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杜虢地在引農陝縣東北

杜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語精而狠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杜為下五

魏禧曰

虢敗戎

卷之四

一

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意與此同

齊桓服楚

秋盟于貫

杜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

服江黃也

江汝寧府信陽州確山縣黃汝寧府

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按經二年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杜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三年秋會于陽穀

今山東穀陽縣

謀伐楚也齊侯與蔡姬乘舟

於囿蕩公

杜蔡姬齊侯夫人魚池在苑中蕩搖也

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

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

侵蔡

按經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謝文游云題目借得無跡

蔡潰

林蔡自北杏一與中國而棄垂黨楚潰蔡者先披楚之黨也遂伐楚凌稚隆云按蔡之門戶也齊欲攘楚而不得蔡無以入其境然蔡為楚所逼招之必不肯至故假蔡姬之故大合諸侯出其不

意以先侵蔡而即伐楚以繼之侵蔡者奇兵也伐楚者正兵也此桓公之善於用兵也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杜楚界由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林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牝牡相誘亦不相及喻齊楚遠不相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周

大保召命我先君大公曰召公傳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杜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

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穆陵無棣皆

界林服虔以為大公受封齊竟履所踐履竟非也蓋言其征伐所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

以縮酒杜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

人是問杜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

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共職貢而討之楚必知罪乃求昭王不復之事以大吾出師之名抑不知膠舟之禍年

逾數百茫昧不可攻楚安肯受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

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杜昭王時

故不師進次于陘林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以服陘陽受罪師進次于陘也陘必為楚之要地故齊以諸侯之

師進而據之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杜屈完楚大夫而河南鄆城縣南

弱師退次于召陵杜今鄆城縣東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

完乘而觀之杜乘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

與不穀同好何如杜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

不穀諸侯謙辭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魏禮云此與問昭王南征句同病一是尋大題目而反得侮一是自誇強大而反得卑總之服敵不專在居大自張要語在筋節處使他開口不得雖自謙自責可也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境上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方城今河南裕州雖眾無所用之耶維屏日完雖有辭只說得白守語未敢與齊一語較勝負矣屈完及諸侯盟

胡安國曰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

與焉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眾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國以歸而濤塗執俱四年夏事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四年秋事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禱按江黃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則必江黃服



而後伐楚所以困楚亦所以固齊也

真德秀曰齊不責楚之僭王而顧責以不必責何哉  
蓋齊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以大惡責之彼  
必斥吾之惡以對豈不為諸侯羞故舍其所當責而  
及其不必責庶幾楚人不盡力以抗我而亦可以不  
勞而成功矣

趙鵬飛曰齊桓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  
侯未和伐宋以為鄆之會伐鄭而為幽之盟諸侯無  
一矣而後伐戎伐徐伐徐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

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  
封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  
楚也則會江黃以犄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  
後興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則攘戎狄之功成矣  
家鉉翁曰齊宋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  
黃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為  
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擬其後楚將腹  
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  
魏禧曰楚亦無有大於僭王之罪者但責以僭王必

須其去王號事大且長而不能決故薄責之使易收拾耳

謝文淳曰諸侯僭王號楚實首之又久為中國患强大莫制齊桓欲霸中國而不能服楚則何以立威然事屬重大故經營有年而臨事斟酌不敢一步造次見楚未迎敵稍來觀望即乘機求盟輕便結局雖未嘗纖毫損楚而齊威則甚張矣可見戎狄驕橫為中國者稍得大體即是勝著倘欲求全則未可必得而至於輕殘民命喪威損勢反使其燄益張此管仲識

時達變知彼知己長於謀國者也城濮之敗固晉才之多然亦子玉之驕有以致之使如屈完之持重則晉亦安能得志哉

彭家屏曰楚僭王號憑陵小國前此無敢問其罪者桓公赫然一怒以諸侯之師聲其罪而討之使當時東南半壁凜凜頓有生氣真盛舉也然進次於陘退盟於召陵所不深入而決戰者本求服之非求勝之也詩稱薄伐儼狁至于大原召陵之役其庶幾焉○晉楚爭霸大戰者數矣城濮之役晉勝楚邲之役楚

勝晉鄢陵之役晉又勝楚互有勝負楚真勅敵也然  
 二國爭霸民則何辜而使之血膏鋒鏑骨暴疆場哉  
 召陵之師楚服而退其用師也猶有王者之遺意焉  
 蓋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可已而不已是黷  
 兵也黷兵是殘民也豈仁人所忍言乎此齊桓管仲  
 之規模非晉之君臣所能及也或者不察謂其畏楚  
 之強潦草結局其所見亦疎矣

晉殺申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

筮卜筮原是了故事耳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耶維屏曰龜憑灼灼近自然數憑分分稍屬意為之以此為長短

且其繇直救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杜絲卜兆辭渝變也

專寵之變必將奪公之所美蓋指申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林薰香草譬申

譬驪姬之黨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凌氏云中大夫二五之徒舊註以為里克非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杜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大子祭



于曲沃

丘維屏曰凡讒忌之來絕無端倪惟守禮或足已之祭母當以禮豈夢而遂祭況非父命而出

之讒口乎當時六日毒胙使獻公苟明猶謂可辨如祭

則加以咒詛益以巫蠱厥勝諸說申生雖欲有辭於獻

公安可得乎甚

矣申生之愚也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

而獻之

杜胙祭之酒肉毒酒經宿公祭之地地墳謂酒

食自外來不可不試故令

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公祭毒酒至地地為墳起

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大子

大子奔新城曲沃外傳云原款教

城而不遽受死則死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

為原款教之無疑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

林以六日

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之狀自理

死為過矣此

我辭姬必有罪

君老矣吾又不樂死為過矣此

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

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

哀姬遂譜二公子曰皆知之

下手○譜申生如此難而譜二

公子如此易所謂破竹之勢也重耳奔蒲夸吾奔屈

公子如此易所謂破竹之勢也

重耳奔蒲夸吾奔屈

在朝

重耳奔蒲夸吾奔屈

魏禧曰申生出奔則獻公死後反國而羣情服不至

骨肉殘賊禍延數世矣然則羣公子之冤何由發乎

故知申生之孝天為之也

天欲禍敗人家國以償其

祖父之惡有生不肖子孫以報之者

有生賢子孫以

報之者徐勣附和高宗廢皇后而立武后卒以武氏

報之者徐勣附和高宗廢皇后而立武后卒以武氏

左傳經世鈔

僖殺申生二

卷之四

八

左傳經世鈔

僖殺申生二

卷之四

八

左傳經世鈔

僖殺申生二

卷之四

八

左傳經世鈔

僖殺申生二

卷之四

八

左傳經世鈔

僖殺申生二

卷之四

八

左傳經世鈔

僖殺申生二

滅其族使勳不生敬業之忠徐氏豈得滅哉嗚呼身  
為惡逆覆宗絕祀而徒成子孫之令名亦足悲矣為  
人祖父者其亦慎所貽謀哉

魏禮曰獻公之所欲殺者夸吾重耳輩也欲全者奚  
齊卓子也卒之奚齊卓子皆見殺夸吾得國令終重  
耳身為伯主傳之子孫安在其欲全者全而殺者殺  
乎祖父之於子孫徇其偏私亦自枉作小人況能施  
之他人耶

彭家屏曰父子之間骨肉至親非有積怨深仇必不  
可忍而史書殺子者往往行之最決略不需時者抑  
何哉大都以位為利也以為大利則虞人奪之故讒  
人之言甫入而冢子之首已殊惟恐少遲則速禍不  
斷則失機利之見明害之見益明也然申生之事與  
漢戾太子晉懷太子唐太子瑛之事不同蓋彼無以  
自明與勢不能自明而此則尚有可以自明之道也  
胙納公宮已隔六日傳受有人收貯有所以此致辨  
雖甚惛惑不能無疑况獻公殺太子之傳而不及申  
生是殺子之心猶未遽決為申生者使痛哭流涕抱

親之膝吮親之乳以自明其無他安在其不悟哉而申生不爲者檢以君安驪姬不欲傷親之心也自明則姬必有罪而親心傷矣觀其告狐突之言至誠懇惻死不忘君其心至苦其道曲盡未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說一類而律之也或者不察援瞽瞍殺舜之事以爲舜終不可得而殺所以爲大孝而咎申生之不去是殆不然人子得罪於親安所逃死而逃之是實其罪也將何以自明故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經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專罪晉侯也聖

人早有以斷斯獄矣魏氏以趨避之見恣一隅之說謂申生之死爲過其言爲謬豈知申生之用心者哉

晉滅虞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虞大夫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

再乎杜為二年假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

虢之謂也杜輔頰輔車牙車林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

可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

也林大王於周為穆穆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尤親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也林王季於周為昭昭生為文王卿士勳

在王室藏於盟府杜司盟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

左傳經世鈔

晉滅虞一 卷之四

言事明簡  
透切可為  
救疏之法

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

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

神必據我此等語庸昏可殺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

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

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

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

馨香神其吐之乎神據我之語何必弗聽許晉使宮之

奇以其族行此時宜去矣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林臘歲

神之名言虞不及臘祭之期○昔人謂傳中有虞不臘及秦庶長語遂斷為秦以後之書此却去確緣後人只

看秦紀耳安知庶長之官不設於秦初而周時刻在此

國亦有臘祭耶翫其詞旨自是戰國以前文字

行也晉不更舉矣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

京師師遷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妙在首次壁馬假道一

之言不驗而虞公益驕且昏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

媵秦穆姬杜晉獻公女送女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

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彭家屏曰禮為人臣之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宮之

奇屢諫不納而挈族以行可謂知所處矣

夸吾奔梁

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夸吾不能守盟而行

杜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

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按五年獻公使寺人披

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

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狄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

林嫌與重耳同謀相

隨是負罪也○一棲

不兩雄此芮託辭耳

不如之梁

今韓城縣南二

梁近秦

而幸焉乃之梁

杜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

九年晉

卻芮使夸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人

而能民士於何有

沛公爵賞擦漫全是識得此意世之

金救禍而不足哀哉○若明文皇之棄朶顏三衛則又

非○黃建云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亦本此而

左傳經世抄

僖

奔梁一

卷之四

三

得失有大焉後為契杜齊大夫帥師會秦師納

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

有黨必有讎杜言夸吾無黨無讐易出易人以夸吾弱

不好弄能鬪不過杜弱幼也弄戲長亦不改不識其他

卻芮語稱說惠公太過反以致秦人之議故知稱君父

處亦須傍木分一邊正是彌誇全譽之法若鍾儀之論

共王得其道矣彭士望云公謂公孫枝杜秦大夫曰

夸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誰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杜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杜僭

賊傷害皆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杜僭

則無好惡不僭今其言多忌克杜僭勝是僭賊而忌克也○

人之忌克在心却每於言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

克忌者本以求克而反不能克余嘗謂人事事好勝必

是吾利也忌者不能克人而反

孔之達曰按晉遠於狄而近梁夸吾奔梁以託於秦

即有入國之勢大抵文公從者如狐趙等謀略皆不

及子金卻芮觀其出奔於狄又無大援便不濟事當

時夸吾在秦其交已淡獨有齊桓可託使能結齊以

為外援而又有里克平鄭為之內主則隰朋之師不

在夸吾而在重耳豈待十九年哉介之推謂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此平心之論非激也○禧按獻公卒秦欲納重耳重耳不從乃納夸吾重耳諸人不遽反國又別有見

邱維寧曰秦伯問公子誰恃芮奚不曰恃大國及晉之臣民若曰里克平鄭初欲納重耳今曷恃則曰重耳辭今納夸吾順也舍是不言而曰亡人無黨云云蓋由其心之欲克重耳忌里平而姑為之辭以自掩猶之埋金者而立標於地曰此處無金也故子桑謂

其言多忌克世之以美言市人而人早已識其惡者蓋往往然矣



鄭殺申侯

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

憚於病林言心既不能自強何畏難於卑弱之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八字說盡

昭厲以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

所由來矣林我知其禍之所從來姑少待我杜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

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

諧也杜濤塗諧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申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有寵於楚

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

厭子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杜謂嗣君也



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

杜政狹法

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

申侯殆柳宗元所謂永之鼠以飽食無禍為可

恆者也

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

改也已。

凌稚隆曰。按申侯本由楚而仕鄭。其於鄭之從楚。蓋

必與有謀焉。以故鄭伯用濤塗之譖。遂暴其罪。以告

齊。此亦理之宜有者。若鄭伯但以濤塗譖之之故。則

申侯蓋嘗忠於齊者。鄭即駕言以殺適。以激齊之怒。

爾何得為說。

魏禧曰。楚文知申侯之貪而不能裁其欲。但教以適

大國。是速其死也。豈為君之道哉。然猶愈於後世之

不知其臣者。若唐明皇於李林甫。德宗於盧杞。則其

禍烈矣。

邱維屏曰。私寵處其明如此。故知人主知惡。易絕寵

難。且楚文說其惡如此。更不說其可寵處。何在。足知

當日所寵。必有嗜痴之癖。說不得處在。

齊桓公辭鄭子華

秋盟于甯母

杜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首如甯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

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

齊侯脩禮於諸侯

府君

諸侯宮受方物

杜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

之物○邱維屏曰齊伯政經營俱在大體處

晉文則遠不及此孔子正諳之論所從出也鄭伯使大

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

違君命

杜三族鄭大夫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林成平也

內臣比齊封內之臣

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

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

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杜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

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覺杜子華犯父命是其覺隙從之

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

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

之杜總將領也子華奸父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

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

無國不記四字妙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

也杜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

為天子而求介於大國杜介因也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

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

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魏僖曰按僖三十年鄭公子蘭既奔晉從晉伐鄭請

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

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合子華子蘭二子觀

之真所謂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費作小人矣朱

齡石不肯攻桓氏徐世勣不負李密徐晦不負楊臨

賀每每為怨家所賢而世之反覆小人必欲殺故主

蔑舊恩以求新寵者接踵於世禍福別自有在徒欲

遺臭萬年耳謂之下愚豈不信哉○桓公辭子華晉文使子蘭待命于東伯主義略如此若庸主苟且貪得則必樂子華之叛而惡子蘭之貳矣○每讀史載人主於臣下之言連書數不聽字則知其禍至矣不亡國則敗事也連書數從之字則知其福至矣不强則治安也管仲言簡書則齊人救邢言禮德則齊侯脩禮言子華則齊侯辭焉言聽計從桓公之霸不亦宜哉

子魚讓國

宋公疾。大子茲父。

甫

固請曰。日夸長且仁。君其立之。

杜

父襄公也。日夸。茲父庶兄子魚。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

林立庶不順禮

遂走而退

魏僖曰。由襄公平生推之。則固請立子魚者。特偽以邀名耳。宋襄之讓王莽之謙也。若子魚不辭。便當發殺機矣。公羊載楚執襄公時情事。益見

齊桓拜胙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

杜宰孔宰周公也宰官孔

名賜齊侯胙

杜襄王尊之比二王後

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祭事也使

孔賜伯舅胙

杜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

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

命

漢書讀廢昌邑詔序法似祖此

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

級

杜等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杜言天鑒察不遠威

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

小白

杜齊侯名

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

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孫應鰲曰天子優臣諸侯謹禮使者從容將命俱可

見之

荀息不食言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

杜晉大夫

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

之徒作亂

杜申生重耳

初獻公使荀息

晉大夫

傅奚齊公

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杜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

辱在大夫其若之

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

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

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杜送往而死者謂獻

公事居而生者謂奚齊

杜送死事生兩無疑恨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

三怨將作

杜三公

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

三傳經世少儂

不食言一

卷之四

三

里克曰無益也彭士望云二字是千古趨避人口實荀叔息曰吾與先君

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林能欲其言之可復而愛其身之死

乎○一語可為守信之的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只拚一死此外毫不

二語是千古忠臣本領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

人已平林我欲無二心於奚齊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

齊于次喪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

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

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司馬光曰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

荀息為國正卿不能明白禮儀以格君心之非而遽

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歿之前而不

可救於已歿之後也

穆文熙曰荀息之立奚齊猶有君命既已見殺何又

擅立卓子以大逆人情乎死不足惜矣

魏禧曰荀息本智謀之士何至此時一籌莫展只辦

一死乎蓋舉國人心不順雖有智謀無可施也荀息

始雖不正一死尚可取固是子路豫讓一流人余詠



史詩曰子路死臺下稽紹死車側死未為不義其失在初服若使紹且奔忠孝兩無得噫是可論荀息矣邱維屏曰寫荀息之死甚平處是左傳文字身分亦是與荀息身分相稱處

彭家屏曰晉獻殺大子立奚齊所以為嬖子謀者至矣而所愛之子均不免於殺何也大子國之根本國本既易窺伺者眾故其亂三世國幾危矣後世晉廢大子適而亂中原隋廢大子勇而亡天下骨肉之間愛憎之際可弗慎歟

惠公殺里克

晉侯惠公殺里克以說

以說即下謂之云云杜云自解說不篡非是

將殺里克

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

林謂殺奚齊卓子及荀息也

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

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劔而死于是

不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杜平鄭里克黨

魏僖曰惠公以弑二君殺里克克盍對曰驪姬亂晉幾滅晉宗諸公子流徙道路奚卓非君乃晉仇也臣之殺之將使諸公子反而靖國而君乃為驪姬報仇

乎如此惠公必悟不悟而克之舉無弑名矣乃曰不  
有廢也君何以興徒以樹私恩為言益甚惠公之疑  
矣

邱維寧曰此亦為里克自處當如是耳若惠公則諗  
知里克依違中立即如此言亦恐不免至謂克之舉  
無弑名是又不然奚齊之立君父之命也克不能爭  
於獻公之時既君奚齊而又殺之其非弑乎使後可  
以一二言而免惡名則小人之計得矣春秋之法尤  
嚴誅意聖人隱惡而特惡似是而誤天下來世故不

得不明著其罪不然武仲卑辭請後又何以不免要  
君之惡名耶

孔之達曰按里克不鄭欲納文公其謀必多出於不  
鄭蓋鄭知過於克克特一無主張之人觀其聽優施  
之歌而杜門不出及惠公賂已又許之可見是故呂  
卻欲誅納重耳者不忌克而忌鄭故使鄭聘于秦以  
去克之謀主鄭去而克可殺矣克既殺則鄭等在所  
必除雖無使秦召三子之謀呂芮亦必殺之蓋勢不  
兩立也

晉惠公改葬共世子

晉侯改葬共恭太子。秋，狐突適下國，杜曲沃遇太子。大

子使登僕，杜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木為而告之曰：「吾

無禮，林夸吾為申生改葬，加諡而曰余得請於帝矣。」林

罰夸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

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

圖之。」林因怒夸吾而濫及其民，是失刑君曰：「諾。吾將復

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杜因巫許之。遂

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杜韓

獨做惠公故曰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界秦夸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諡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信時而

魏禧曰外傳云夸吾以大子之禮改葬申生而曰臭達於外是則改葬者夸吾之厚意而臭達於外其不幸耳大子乃曰夸吾無禮是知得不足以償失也故曰葬者藏也藏也者使人之不得見也世之以棺衾簡陋而易殮以風水弗利而遷葬者可以觀矣

謝文游曰此當是狐突以術卜知有敗韓之事遂託言以恐惠公耳不然即敗韓之兆所謂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也若上帝為鬼報私怨是其明不及狐突而又可以改請則上帝之禍福人一惟鬼是從矣且共世子生不忍違父而就死死寧肯覆宗社以求祀於秦乎秦伯曰惟晉之妖夢是踐凡此等事皆一斷歸於妖妖由人興有道之世又焉有此

彭家屏曰按擅弓申生將死使人辭狐突曰君老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申生瀕死之頃猶拳拳以國家宗社為念也死而有知安肯以晉界秦請于上帝乎若其

無知則亦寂矣烏能請也此特附會夢感之事師巫之言左氏信之以加共世子弗倫矣昔人稱太史公好奇左氏實基之焉

仲孫湫聘于周

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必言子帶何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魏禧曰仲孫湫古大臣也使之覘魯而曰未可取使言子帶而終事不言蓋因亂取國反不為天子誅亂人而再三請復皆桓公極損伯業之事是以必不肯為又妙不肯取魯却託辭于魯秉周禮不言子帶却託辭于王怒未怠持之有故而言之可從所謂納約

自牖曲引其君於當道者也不然桓公慶父叠弑君親文姜哀姜恣行淫逆周禮何存而魯喪亂無君取之若拾芥有何不可動至王方恃齊為命戎且平矣豈子帶遂至不敢言耶

晉敗于韓

冬晉荐

薦饑

杜荐重也麥禾皆不熟

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

林

公孫

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

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

凡善算把穩人必立於無弊之地任敵人從違我皆

有利益處崔祐甫處李正己獻錢事亦正如此

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救災恤憐道也行道有福

數語是王佐規模

平鄭之

子豹在秦請伐晉

杜欲乘其機而報父怨

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

二語有王者氣象

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

杜

秦國都絳

命之曰汎舟之役

杜從渭水運入河汾

十四年冬秦饑

三傳經世少僖

敗韓一

卷之四

三

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杜晉大夫曰：背施無親，幸災不

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

之不存，毛將安傅？杜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已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

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

寇，謂全無人理。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

近猶讐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謝文游曰：慶鄭之言，一節痛切一節，以虢射之冥悍橫格於中。

亦國之不幸矣。慶鄭此時去便是明哲。晉侯之入也，

秦穆姬屬賈君焉。杜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林託於惠公使善視。

之。且曰：盡納羣公子。杜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誣無畜羣公子。○足見穆姬之賢。

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林既入國而殺里平等。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蟹梁城。林河

南也。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華山，在今華陰縣西南，解梁，今山西解州。

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十五年

卜徒父筮之，吉。杜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涉河，侯車

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

上蠱。巽下艮。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

主專經世少僖

敗韓二

卷之四

三

君也杜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

喻晉惠公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杜內卦為貞外卦為其象未聞

象山晉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杜周九月夏之

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實落材亡不敗何

待三敗及韓林晉侯車三壞秦師進至韓地○韓原今陝西韓城縣南晉侯謂慶鄭

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

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

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

慶鄭尙爾忠款不以弗使為嫌

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謂與人變易人欲東而馬反西

也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杜狡戾也憤動也氣

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

而內實乾竭○鍾惺云微于論馬奇奧似內經○謝文

游云造就人才訓練士卒皆可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

自此悟去數語形容假勇最盡

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杜晉大夫韓萬之孫視師

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杜謂

奔梁入用其寵杜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

也今又擊之我忘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九女

反杜快也言辟況國乎無語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

秦則使快來應得



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語可恨秦伯使

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

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妙詞甚婉，遜却十分，擲掄取笑。邱維屏曰：語極似大公無我。

然晉惠一向背恩喪義之罪，毛髮俱寫出矣。詞令之妙如此。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

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杜：海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陷泥中。

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

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五嫁反秦伯將止之。杜：輅也。

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林：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也。惠公遂誤其師。○大抵鄭亦喜有為肯出頭之人，若用為右，即死右矣。然已雖一時憤言而去，猶呼韓簡救公，此人畢竟可惜。遂失秦

伯秦獲晉侯以歸。公：海而止則救公是實事，但以失秦伯耳。晉侯之獲在鄭之去，不在呼救。

公也。今人將秦獲晉侯，句緊連上二句讀，并以獲晉侯為誤救公之罪，非也。○為韓簡者，此時只當獲秦伯而

不當還救公。舍秦伯救公，往復之間，恐致兩失，不知并力獲秦伯，則彼雖獲公，可以相當。知武子所謂不以人

子吾子，其可得乎？人於急迫時，最要見得穩。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杜：反首，亂頭髮。

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林以示憂感。○秦伯使辭

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

夢是踐。借以措辭。豈敢以至之？杜：狐突不寐，而與神言，謂之妖夢。踐，厭也。厭息，此語。晉大

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

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

左傳經世少僖 敗韓四 卷之四

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

營於耕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杜營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營弘

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履薪疑是藉薪於臺履於其上將以自焚註履柴乃通○履薪似未是既抗絕之則臺必高矣豈薦薪可上下耶使以

免問服衰經逆杜免衰經遭喪之服合行人服且告曰此服迎秦伯告將以恥辱自殺

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

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鍾惺曰絕似婦人嬌賴口

唯君裁之彭士望云穆姬本怨夸吾至是却又激烈所怨者正所爭者大真女中傑也夸吾庸

惡媿姊乃舍諸靈臺林在京兆鄂縣周之故臺亦所以實多抗絕令不得通外內○又云日上

天降災此下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晁杜註亦不得有是後人加也大夫請以入林秦大夫請執

晉侯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林夫人或以自殺

是以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

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杜公子繫

秦大夫恐惠公歸復相聚為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

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此說亦善然殺之而納文公未為不可且史

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

乃許晉平穆公之賢如此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陰飴甥謀復晉侯

晉侯使卻乞

晉大夫

告瑕呂飴甥

杜即呂甥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

且召

之

杜晉侯聞秦許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己

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

命賞且告之曰

先賞後告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

杜貳

代也圉惠公太子懷公

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

杜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

于所賞之眾

呂甥曰

從有贊妙

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

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

杜征也

繕治也孺子太子圍

諸侯聞之喪君有君

四字近為宋子魚遠為于忠肅模本

羣臣

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

謝文海曰晉侯昏庸剛愎極矣平日不得民心必矣一有仁言眾便感哭可見民心易感只是上人不能為念

於是乎作州兵

杜五黨為州州二十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作爰田妙矣作州

兵尤妙宋紹興間則以為觸敵之忌矣

十月晉陰飴甥

杜即呂甥食采于陰

會秦伯

盟于王城

秦地西周舊城也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

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

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

一个征繕作兩解妙既不失情實又以解秦之疑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

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

恕不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杜毒謂三君施不報君

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

楊公善使也先有如許辭命

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

心也是實語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却得子金辭命力

魏禧曰如此辭令真無一字不妙無一著不老靠圓

密春秋時祖此者甚多此不特千古辭命之祖亦千

古處難濟變之師也拜服拜服○子金才略不在狐

偃下特所遇非主耳吾嘗疑惠公反國後種種背謬

以至敗執此時子金等何在而不聞出一言諫諍何

也意惠公忌克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復國之後棄

子金等不用故子金之策前後止見於患難之時耶抑豈子金智謀之士優於處變而於制治保邦之大計顧未之知耶

謝文游曰收民心立儲貳益甲兵先固根本使敵國知我不可動且隱然有可戰之勢然後許平可決此呂甥實實經濟不徒靠辭令之妙

彭家屏曰茅鹿門謂秦穆之歸晉惠自有主見不關子金口舌是也當始獲晉君之際穆公已明言重怒難犯背天不祥必歸晉君故一聞子金之言而卽應

之曰是吾心也穆公之賢其心跡豈不彰明較著哉然子金竭忠効智孳孳謀國輔孺子作州兵安撫國人屹然自立而詞令之善又有以動之使秦穆有不得不從之勢是亦返君之一助也其功亦胡可沒歟

晉惠公殺慶鄭

蛾蟻杜晉析杜晉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

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可憐十一月晉

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

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真王者○秦伯且吾聞唐叔杜

始封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

焉以待能者真明於是秦始征晉河東杜征賦晉置官

司焉

魏禧曰鄭雖有誤君之罪却正是能死義之臣觀其

閉糴時三次力諫卜右不從又力諫小駟至惠公拒  
韓簡之諫本心盡亡事勢全昧鄭必聞之詳矣陷於  
淖而號之鄭一吐憤懣不能自制始去而不顧然頃  
之猶呼韓簡救公聞惠入而坐以待殺其人本末如  
此只錯中間一節耳吾甚悲之惜之也慶鄭誤君李  
陵降匈奴皆是千古好人最傷心事而鄭猶多陵之  
一死爲君父者於有罪之臣子最不可不曲諒情事  
以全賢者而爲臣子者尤當抑情思義不可逞一時  
之客氣墮終身之忠孝敗君國之大事貽萬古之惡

名受身家之戮辱也○先軫以不顧而唾死于翟慶  
鄭以憤言誤君坐待誅此等皆是最有血性人惜平  
日無學問好任氣遂蹉跌至此耳每一念及使我通  
身汗下○按晉敗韓復晉侯殺慶鄭三事傳文本相  
聯綴今分爲三篇者欲使各篇精神特出以便學者  
著眼著手耳

震夸伯之廟

震夸伯之廟

杜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夸伯字震者雷電擊之

罪之也於是展

氏有隱慝焉

杜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

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之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深

魏禧曰經於九月書己卯晦震夸伯之廟公穀以為

晝日晦冥胡氏曰不曰夸伯之廟震而曰震夸伯之

廟者天應之也按周九月今七月也當秋時雷應微

潛而震廟且晝晦其變大矣聖人特書之邱明傳以

展氏有隱慝發天人相與之故顯聖人垂戒之心可



謂深切著明矣由是觀之則凡爲惡於冥冥欺人於昭昭行濁言清掩過飾非以欺世盜名之人縱能逃王法混清議而爲天地鬼神之所誅理不誣也後儒信理而不信神獨以雷霆爲陰陽激薄之氣所以能擊人者觸之者死非真有神主而擊之也然則震奪伯廟不過如山崩壞屋又非國之宗廟亦常事耳聖人何爲特書哉夫雷之所以爲雷固陰陽激薄之氣然氣至而神生焉山之質土耳川之質水耳積土積水則必有神主之今夫水氣積而生蟲魚人氣積而

生蟣蝨氣之所至形以成焉况雷霆山川乃天地大氣所積而顧不能生神哉從古聖人言鬼神之際如見如響獨後儒不信專一言理意恐開人心之惑而不知人據所見以合之其疑惑愈甚也論語子不語怪力亂鬼神曰不語則其有神明矣若謂神怪不足信則力亂亦無是事耶或曰然則人之死於雷者一皆雷神擊之乎曰有無意觸氣而死者有有意擊之而死者如人有好酒色以致死亦有保身而氣盡命絕以死凡禍福報應鬼神妖祥之事皆當作一說

觀則豁然無窒礙矣

齊桓公卒立孝公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徐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徐城蔡姬皆無

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林妾媵之得嬖寵如夫人

禮秩者六人○如長衛姬生武孟杜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

公元公子鄭姬生孝公昭公子葛嬴生昭公歸德府寧陵縣

北十五里密姬生懿公開封府禹州密縣宋華子生公

子雍華氏之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有已

子而立之乃須屬於宋公何哉然則桓公知五公子之

亂明矣豈惟桓公管仲知之明矣知之而不一為之所

徒屬外諸侯以自固若時勢危亂無可如何者桓雍公首伯管仲天下才而潦倒昏瞶若此真所不解雍巫

野上望云  
一因字妙

杜雍人名

有寵于衛共姬

長衛姬

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杜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既屬孝公於宋又

許立武孟昏乃至此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管仲在尚畏之矣

冬十月乙

亥齊桓公卒

杜此言齊桓公不能脩身齊家以至身死國亂為天下笑

易牙入與寺

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

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杜六十七日乃殯○桓公之死尸蟲出戶姑姊妹之報也

十八

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

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杜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

夏五

月宋敗齊師于廩

杜齊地

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齊人將立孝公而與宋戰者欲兵敗於宋以張宋之威而懼四公子故孝公得立而無患故曰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此齊人之謀也或曰齊人不願戰而四公子之徒挾之

魏禧曰竊按漢書地理志稱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

嫁於是令國中民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

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而後世乃竝言桓公

姑姊妹不嫁桓公當不為此禽獸行也吾寧徵信於

班氏云

左傳經世鈔卷之五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邢狄伐衛

冬邢人邢今北直順德府治是又遷于夸儀狄人伐衛

圍菟圃地衛侯以國讓父兄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

燬請從焉杜燬衛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杜衛邑秣益

激怒國人而後陳師杜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狄師還言邢所以終為衛所滅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事於山川杜下祭山川以祈雨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彭家屏曰歲旱民饑則國君減膳弛侯恐懼修省以感召天和豈有當大旱之時冒天之怒興師伐國暴衆于外而能致雨之理所謂師興而雨亦偶然耳未可爲訓也

秦晉遷戎于伊川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杜周也伊水也見被髮而

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被髮而祭有

象夷狄林衣冠之禮先亡知其必爲夷狄也○彭士望云晉任放誕亦有戎禍秋秦晉遷陸渾

之戎于伊川杜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

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陸渾廢縣是

金履祥曰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豈宜遷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偏周甚矣自是伊洛之戎世爲周患

魏禧曰人無禮則與禽獸無別凡風俗之端禍亂之始也故君子慎之後世風俗之壞必先於士大夫而齊民效之浸至亡國喪君子孫屠戮者不一而足矣

富辰請召子帶諫伐鄭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杜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按十一年子

帶召戎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杜詩小雅言王者先協和

親近則昏姻甚相周旋孔甚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

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鄭之入滑

也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廢緱縣是滑人聽命杜入滑在師還又即

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杜鄭大夫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

伯杜二子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

也杜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杜怨王助衛為滑請故不聽



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

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林：周公傷夏殷之二叔，世疏其親戚不能同心。

以至滅亡。管蔡、郟、霍、魯、衛、毛、聃、邾、雍、曹、滕、畢、原、鄆、郟、文之昭

也。杜：十六國皆文王子。林：文王於周為穆，穆生昭，昭故曰文之昭。邠、晉、應、韓、武之穆也。

杜：四國皆武王子。林：武王於周為昭，昭生穆，故曰武之穆。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

也。郟，今東平州汶上縣北二十里，郟國城是。毛、聃皆在河南府境內，郟今兗州府武寧縣東南，有郟國城。雍今懷慶府脩武縣西，有雍城。畢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有畢原。原今懷慶府濟原縣西北十五里，原鄉是。鄆今鄆縣東境，郟亦曰荀。今蒲州猗氏縣，邢今懷慶府城西，北三十里有邢城，應今汝州東南廢父城，縣是。韓今同

州。韓城縣是。凡今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有凡城，蔣

今光州固始縣西北七十里，期思城是。茅今兗州府金

鄉縣東，舊有茅鄉。胙今衛輝府胙城縣後，為南燕者。召

是祭。今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城，餘見前。召

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杜：類善也。

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於東都收會宗族，故作此周公之樂歌。曰：常棣之華，鄂不韡

韡。杜：鄂，鄂然華外發貌。韡，韡光明貌。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其四章曰：兄弟鬩呼：歷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

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

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

用嚚。魚：巾反。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

惠之勳杜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又有厲宣之親杜

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棄嬖寵而用三良杜七年殺嬖

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於諸姬為近杜鄭居河洛比之

年殺寵子子華三良叔於諸姬為近杜鄭居河洛比之

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杜鄭居河洛比之

近所當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

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

瞽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

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

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

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杜前

有子頹之亂中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

有叔帶召狄師杜二子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

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八字悚然

輕於受恩而市井狄固貪惓力南反杜殺人王又啟之

之情寫出如畫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八字說盡古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

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子帶怙王替隗氏頹

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

王禦士將禦之杜周禮王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杜誅

御士十二人王曰先后其謂我何杜誅

三傳卷之五富辰三 卷之五 五



恐違惠后志○東周之衰多有此種似是非之理明惠宗于燕亦如是寧使諸侯圖之王  
遂出及坎欲杜周國人納之林國人不聽王出秋頽叔桃

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

伯富辰杜原毛皆采邑林四王出適鄭仍適鄭亦奇處于汜

凡杜鄭南汜也大叔以隗氏居于温鄭伯與孔將鉏仕居

反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於汜杜三子鄭大夫省官司視器用仍有祭足

勞王家風此却合理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痛悔之也

凌雅隆曰按富子論兄弟之常可爾乃大叔謀奸王  
位召戎以伐京師罪死毋赦彼其得容於齊以逃生  
則桓公管仲與有罪焉而富子不察區區憂兄弟之  
不協為謀而召之歸卒致其罪必不可容而竟不免  
於死則曷若苟全之於外之為愈乎君子謂斯人知  
姑息之愛未知國之大體也

魏禧曰鄭伯悍然敢於執王使無君已甚王之伐之  
固宜富辰之諫所以篤兄弟之理獨不思正君臣之

義乎但王以狄伐鄭則大失耳若以鄭伯之罪告之  
晉侯聲之天下鄭伯必懼而請服何至召狄兵以速  
禍卒使富辰有先見之明哉○凡諫人者既破其所  
惑又當使其人有以自處若無以處之而徒執理以  
難人各有情豈能從我如趙延壽論晉兵畢仲游言  
財用耶律楚材之諫空江南爲牧地皆千古進諫經  
國之實用高手也○余嘗謂周衰其君臣之賢能者  
只靠典禮辭命爲自全之計此實外事不能一毫有  
所作爲於此益見詳周論

魏世傲曰鄭強大又有納王之功而無報反爲衛請  
滑其執二子雖鄭之不臣實自王室開之也富辰不  
諫於遣伯服游孫伯請滑之時而諫於鄭執二子王  
怒之後亦晚矣

魯敗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

杜邾以取須句之役怨魯故出師伐魯。邾今鄒縣須句今東平州

兗州府

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

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

雅小

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周頌先王之

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

小蠶蠹

反

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

戰于升陘

杜魯地

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杜冑

魚門邾城門

彭家屏曰屈瑕之伐羅也不設備而有荒谷之縊魯  
僖之禦邾也不設備而有魚門之縣蓋兵者心戰輕  
敵則心不固矣所以殺將喪師如出一轍君子不得  
已而有軍旅之事則臨事而懼為要道也

宋敗于泓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

從欲鮮濟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杜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

縣以求諸侯于楚真妄作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

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孟杜宋地

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堪字妙於是

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地名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

也未足以懲君林子魚見宋公得釋殊無戒懼之心知其猶貪諸侯禍猶未已故曰小懲大

戒小人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

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

杜莊公之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孫公孫固諫曰宋將獲罪不可赦宥也○弗聽邱維屏曰公

凌稚隆曰宋將獲罪而以弗可為句非是○禱按襄公

按杜作赦楚而以弗可為句非是○禱按襄公

日事勢言其敗處徒言天運豈足以止兵○禱按襄公

之舉全要與宋固語是破其大主意與子魚語各為補

救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水宋人既

成列楚人未既濟杜未司馬杜子曰彼眾我寡及其未

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

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林門

門者師行則在鹿他說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

君左右殲盡也

毛杜頭白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杜不因阻寡人雖

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鼓以進兵故不鼓以擊子魚

曰君未知戰其京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

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

胡者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

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

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

言當擊仕衛可也言當擊未成列○林

未濟乘敵人之儼巖未成

阻而二十三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三子一古  
字皆飾非  
取敗之具

又云掃假  
人須如此  
盡情痛快

邱維屏曰  
宋襄公語  
字魚分合

錯綜論之  
甚為寫當  
日語氣如  
此最古最  
有生氣處

凌稚隆云愚按霸者謂其有功於尊王乃可稱焉如夏昆吾當大康時身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大彭豕韋氏復纘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卒明王業晉文納襄克帶翼戴天子不可謂非其人矣故丁公著氏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氏周齊桓晉文爲五霸其言本於應劭氏而說者謬謂五霸盡於周迺以宋襄秦穆楚莊廁於桓文之列則彼三君者曾有一事之善上及於尊周而可以若是班乎矧當春秋戰國時孔子止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則周之所謂霸者桓文之外無他族焉而孟子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則五霸之爲三代時諸侯何疑哉雖然桓公而外則三君矣秦穆最賢楚莊次之若宋襄者抑又下矣魏禧曰襄公用國君子社而不鼓不成列開後世眞假道學一輩若王莽其嫡裔也公羊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此眞眯目風心之談○子魚有德有識有力有才有膽而不見用宋襄眞下愚哉

狐突不召二子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杜子命無從亡人杜重期期而不

至無赦杜約期月狐突之子毛及偃杜子從重耳在秦

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杜未期而執突對曰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

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乃召之。教之貳也

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

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觀此則管仲之不當事桓

奔之日若管不從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

卷晉息克  
流于子圍  
益莊

杜康 詰 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魏禧曰凜凜正論後世若王陵趙苞之母其知此義矣觀欒共叔於父則知爲子之道觀狐突於子則知爲父之道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可爲萬世法也

彭家屏曰重耳非世子與晉之諸公子同狐突之子雖名在重耳非有君臣之分也且懷公已主晉國狐突既爲之臣亦無父子異主之理雖召之歸晉亦何不可之有而狐突不召者蓋明知懷公之不可而欲使其子有所託也此突之智也然則突亦不得爲懷之純臣也歟



重耳出亡復國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杜事在五年蒲城

人欲戰。可見重耳得人若夸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

而享其生祿。杜保猶恃也。林享其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

校。杜報也。前傳云乃徇曰罪莫大焉。吾其奔也。見解

可以知矣。○彭士望云：此得士之本。遂奔狄。從者狐偃。

趙衰。杜趙弟顛頡。魏武子。杜魏司空季子。杜晉臣曰季也

故逸之。○此是文公出亡第一事。傳者急記於此。狄人

伐廆。即牆咎如。杜廆咎如赤狄獲其二女。叔隗。危

左傳經世錄 僖 出亡一 卷之五 占

魏禮曰左傳惟此篇用數十公子字中寫公子英發處驕而易怒處好色處隨地安樂處易恐懼處無經絡處一一是公子行徑寫得生動

記信陵君傳用數十

公子文之聲  
生動亦如  
此此二篇  
若用別樣  
稱呼文章  
便減却神  
采也乃知  
古人作文  
一毫不苟  
只是色色  
稱此一篇  
文章而已

季隗此亦孫伯符周公瑾之二喬也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脩。

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徒本將適齊謂季隗曰

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

是而嫁則就木焉。杜言將死入木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

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杜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

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英雄之氣雖極

堅忍必有露本色不子犯曰天賜也。杜得土有國之祥

可過處。彭云疎淺。子犯曰天賜也。彭云妙解。陶

稽首受而載之。彭云教之動忍又云看子犯煨煉重耳

及齊齊桓公妻之。林以宗女姜氏妻重耳有馬二十乘公

子安之。林不復有四方之志。彭云處狄十二年又安

從者以為不可。沛公安咸陽宮內微良噲諸人事將行

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林姜氏育蠶之妾適采桑其上

妾進後人以告姜氏姜氏殺之。杜恐孝公怒其去故殺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如此

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彭云二字極壯

懷與安實敗名。六字可作座右箴。宴安酖毒管仲以

公而晉興從來成大事人未有不憂勤惕厲者故曰公

姜氏是大  
義俠女子  
文公復國  
當與狐趙  
為不桃之  
功後未見  
迎復何耶  
豈姜死而  
無傳與不  
然文公豈

左傳經世抄 卷之五 出亡二

思不當如是

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

共公聞其駢脅杜合欲觀其裸浴薄杜迫也國語云簾也而觀之

僖負羈林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

若以相杜若遂以夫子林謂重耳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

焉杜自別異於曹○異人高識此為陶侃王珪諸母山人王珪母謂諸君皆將相兒貴可知陳乃饋盤飧寘璧

焉杜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

負羈不言於君以補過亦是不忠諫而不聽則如是

矣公子受飧反璧林受飧以領其意反璧以示不貪○或云今人辭餽稱璧上本此以為完

璧歸趙者誤也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

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

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林凡男女配合而以同一也

孫必不蕃盛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

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林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相材晉鄭同儕

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嚮

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

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

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

左執鞭弭米右屬橐高鞬肩以與君周旋杜弭弓未無

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穆文熙云文公

之志雖大而其言不免取忌使子玉之說得行危哉○

沛公頑大昭烈梟雄嘗觀沛公面數項羽昭烈面叱許

汜英雄之氣有按納不住處固知徒以陳餘欲起定張

陳憂劣者成敗之論也○彭云忽說到此英挺之氣不

可遏抑正是攝服楚子處又云公子有此器識此從者

所以不去也然却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

勉強摹倣不得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惠無親外內

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

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彭云蓄達語省

孫應齋云楚子此言既乃送諸秦知其興矣不容於楚

知君又知臣又知天命乃送諸秦而送諸秦蓋子玉欲

殺公子恐有不及防之禍也代宗令李泌出江西以辟

元載亦同此意特一以忠國一以敗國其情不同故主

之昏明亦別耳○楚子險譎至此獨長者秦伯納女五

東坡之論最確豈天欲與晉而暴者仁耶秦伯納女五

人懷嬴與焉杜懷嬴子圉妻○懷嬴之納是何人理雜

邱維屏曰以懷嬴與前三女子揜映觀贏

行之奉匭反沃盥既而揮之應是公子不知以水揮

言耳舊註非○說文云匭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自

似羹魁柄中有道可注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自

得無跡○彭云驕亢有女公子氣的是秦種然前於子

馬不堪鞭

策者也

公子懼降服而囚

拘囚以謝

他日公享之

七

頃矣

又云從文  
公者左傳  
死括五人  
而介之推  
另有文字  
叔詹諍止  
及三人序  
事惟見  
子犯趙衰  
此文字參  
差中紛  
處

左傳卷之七 金三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交也請使衰從與國之臣末有不讓能者公子

賦河水杜河水逸詩義取河公賦六月杜六月詩小雅

王征伐喻公子還趙衰曰重耳拜賜直下承當使秦伯

拜與韓反首拔舍一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

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拜得

大○彭云竟如此結大奇又云雍容伉壯是何氣度較

對楚子又長一格楚子剛譎宜服之以英雄推昭二十四年春

烈昭烈失箸之對御剛譎入又是一法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

子。曰臣負羈縲說文云羈馬絡頭也縲係也

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此舉開范蠡張

非鳥喙之忍子犯無會稽之滑此辭大無來歷而又告

君以請亡宜人以爲要君也○鍾惺云范蠡會稽之言

較子犯此語心危而辭迫若句踐日孤將與子分國而

處不然將加誅于子一種夷狄禽獸之氣逼人矣公子

之言猶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

有情理彭云以文公子犯君臣尚如此居成於河功難矣哉然子犯必有看破公子處濟河圍令狐

今猗入桑泉晉縣取白衰崔杜解縣東二月甲午晉師

軍于廬柳杜懷公遣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

秦命納文公故退師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

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左傳卷之七 僖

出亡四

卷之五

六

懷無大罪不必殺聽其奔可也

杜文公之祖武公廟公忌克百姓不懷而猶久存者以能用呂卻之謀也懷公之世呂卻未聞出一策忌克益甚而賢人不信故高梁之殺直

卬雞耳

彭士望曰傳寫重耳亡適諸國磊落激昂橫見側出如大易次蹇各成偉象欲無與得乎此宜與吳越語常置心曰足令憂患人堅煉體魄擔荷大事○又曰左傳此篇略具五伯聚會胙絡俱傾倒晉公子處○禱按惟四伯之國皆知禮公子若曹衛鄭則不然可見能强大之國必有本領過人處然以宋襄之愚暴

而能知重耳以衛文之賢明而不加禮何哉圖伯之君其知慮經營多在遠大處故於過客亡人每每留心不肯忽略自守之君知慮經營只在四境之內苟知節儉立國而已足矣此衛文布衣帛冠無遠大之規而宋襄愚暴有度外之舉也

寺人披豎頭須

呂卻畏偏

杜呂甥卻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偏害

將焚公宮而弑晉侯

晉侯豈可弑耶此便大錯呂卻所以出狐趙下也然魏徵王珪亦為建成設謀害秦王特各為其主而太宗卒任以心膂若文公入國召呂卻而慰任之庸知不與狐趙同建功名耶○禮云呂卻謀害文公卒以身死若徵珪謀害太宗只斷送一建成而已則偃然相之是呂卻之罪人也管仲雖糾死事桓初非仲教糾害桓以致糾死後世言管

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

杜責之而辭不

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

杜即至其後余從狄君

以田渭濱

杜田獵

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

至

杜次宿

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

杜披所斬女文公衣袂

其行乎。在他君殺之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矣。若

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

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林其無如

蒲如狄欲為君害者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

中帶鉤。引証切妙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

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

丑晦。公宮火。取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

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

綱之僕。杜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棗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綱總

其大紀理其細也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

息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其出也。竊藏

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是作用此逃字與茅鴻夸叛字同在國之藏韓傅之言或傳訛也。邱維及入求見公辭

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

也。林洗頭曰沐沐則頭低而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

心反覆心主謀畫故云然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

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不說盡用求國君而

讎匹夫懼者。甚眾矣。一語道理甚大把持甚狠寺人披亦云行者甚眾古今人君修小怨

未有不怒大眾者沛公封雍齒郭令公抱泣李光弼雖有誠偽不同皆是見得此意親切僕人以告

寺人披二 卷之五 三



公遽見之。

魏禧曰以呂卻之才而狐趙諸人不薦以共事以介推之功而無有代之白者吾於此知文公諸臣不過功名之士非有器識度越以人才國體為心者也○凡已當權位而有宿憾之人懷危疑之心便須急急安頓如郭子儀一入軍中便召光弼痛哭不然懷反側者不為光弼之欲逃則為呂卻之行逆而已

趙姬以叔隗為內子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杜伯儵叔劉命文公妻

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杜林文公以女妻趙衰趙姬杜文

請逆盾與其母子杜衰字餘辭勢利得姬曰得寵而忘舊

何以使人二語足令千古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

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千古大賢雖堯舜何以過

此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尤難○林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

歸季隗遂終言叔隗

介之推不言祿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

杜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此三字畢竟介推

難及處祿亦弗及觀介推不賞而無言者則姜氏不迎恐有是事

推曰獻公之子

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

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

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

乎然則二帝三王賞功之典皆貪天矣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

與處矣惜也此一言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

效之罪又甚焉林尤甚也以彼之貪天為過而又效之求賞且出怨言不食

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林是偽隱而有求顯達之心其母曰能如是乎

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林

供祭祀縣上今潞安府沁州沁源縣北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呂祖謙曰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子駢首爭功介之推獨超然處眾紛之外是宜百世之後聞風而咨嗟也然是非無兩立之理今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以逞怨也

彭士望曰平心觀晉文反國天平人乎狐趙諸子豈貪天功為已力乎人君新立盛稱符瑞頗欲籠壓功臣介推忿懟拈一天字暗透晉文左腹抹煞狐趙苦辛開後世殖醢烹藏之釁此伎刻之尤者也○禧按介推出怨言三字已和盤托出

彭家屏曰介推之不言祿尚矣而有怨言則已過也大約賞功之際上下相蒙介推有感於內遂為是憤懣之詞而不覺其言之失也然有功不居與母偕隱至不可物色高致遠情超然世表可以為後之濫功

爭賞者愧矣。觀韓詩外傳割股之說，琴操禁火之事，皆後人爲之傳會，以奇其跡，此可以知人心之所同推，未易貶也。

鄭殺子臧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杜鵠鳥名，聚鵠羽以爲冠。○翠鳥也。

鄭伯聞而惡之，杜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

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

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其子臧之謂

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杜夏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爲宜。

魏禧曰：鄭伯殺子臧以義，而使盜誘出，衛宣曖昧之

計何也？後世人君誅其臣亦多用此者。晉厲使麇鉏

賊，宣子明知其忠，故不敢顯行誅。若唐代宗殺李輔

以意爲  
駁歎

國罪惡貫盈何不可明正典刑而亦出於盜賊之計  
真所不解

孔之達曰子臧以子華故懼誅出奔鄭伯不知其所  
在及聞宋有聚鵠冠之人而臧之跡顯矣於是遣盜  
誘殺之夫臧既逃罪即當深自斂藏不示人以異使  
人得識而乃好聚鵠冠是亦五月羊裘教人以蹤跡  
之也左氏只以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反覆詠歎其意  
自見○禱按此論最妙鄭伯既因鵠冠聞其所在又  
見其矜肆不自韜避愈加惡怒是以必殺之而後已

如隋煬帝見張衡之肥而殺之謂其不思過是也而  
使盜誘之則子臧所交游所行事亦可想見其不端  
矣○子臧之服不稱正謂鵠冠炫異於逃死之時不  
相稱耳故傳借詩言以發之地平而後天成不平則  
不成故曰稱子臧鵠冠不平孰甚焉安能成乎此皆  
古人引詩書見大意處頗有微旨余往最惡其泛舛  
不切今因達言乃有悟也○嘗見近世遣間人於敵  
作奸細者每以異言異服動止非常被獲而索奸細  
者亦專索之言服可疑之人真可笑也余日錄有云

左傳卷之五十五  
趙岐胡餅買賣如一遂為孫嵩所識李密教授諸生  
時哀吟泣下幾為太守所捕於此悟亡命逃死之道  
只要平常二字又讀史雜詠申屠子龍云禍來無所  
獨身棲樹二女異心不可同處噫知此者思過半矣

禮至仕刑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杜禮至衛大夫守謂

邢正卿國子

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

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

杜掖國子以赴外師

殺之正月丙

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

莫余敢止

杜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魏禧曰玩杜註不知恥詐語則仕人以求報仇者非君子之所取也蓋既為之臣而又圖之則君臣之防決而使人主不復信其外臣矣此豫讓所以不肯偽

事襄子與然如夏靡等類則又當別論

晉侯納王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

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得局面然先說求諸侯三字後方說且大義三字晉君臣

木末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

林此大小名曰吉遇皇帝戰于阪泉之兆杜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

戰于阪泉之公曰吾不堪也杜文公自以為為己當此兆曰周禮未改

之野勝之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

子之禮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

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戰克而

三傳經世少傳 卷之五

王饗林下遇阪泉筮得大有

吉孰大焉且是卦也林方總言一卦之義不繫於二卦

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林乾為大有去

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大有去

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

睽而復亦其所也杜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

也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林辭秦師使還獨三月甲辰次于

陽樊今濟源縣西南右師圍溫杜犬叔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

王入于王城取犬叔于溫亦日蘇今懷殺之于隰城周

殺之易也如此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既行饗禮而

以幣帛以助請隧輕與弗許杜闕地通路日隧王之葬

歡也宥助也請隧妄動禮也諸侯皆縣極而下

與孔子惜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一語凜然不必多亦叔父之所

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欖才官反今脩茅之田晉於是始

啟南陽今脩武縣林晉始開南陽之疆陽樊不服圍

之倉葛杜陽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夸宜吾不敢

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

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

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

以庇之所亡滋多彭云因倉葛之呼晉君臣又進一格

不得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杜伯貫周守原大



津縣有冀鄉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

寺人勃鞞杜寺人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林殮舖也水澆飯也杜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彭云此麥飯豆粥之祖故使處原杜衰雖有大功

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衰自有可用處以壺殮用衰亦一端耳有如此忠信却可守原者

柳宗元曰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

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雖或衰之賢足以

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

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

真德秀曰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寺人亦賢也後之

議者猶以為譏蓋中臣之職承奉左右從容納忠可

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禧按秦風譏寺人之

令趙良數鞅因景鑑以見後世君子恆不肯借徑宦

官雖其賢者界限必嚴也

魏禧曰幽王之滅秦襄公晉文侯戮力王室以致強

大今狐偃勸晉文繼文之業而秦穆不能繼襄之功

聽晉侯之辭何耶穆公益亦無遠畧矣所以僅能霸

西戎也然晉文身自勤王而辭秦伯專功忌前不知

當日措辭何謂○倉葛呼而陽樊不殘舍人兒見而外黃免死晉文圖伯首以勤王唱義故倉葛以義折之項王志在立威以下諸城故小兒以利動之皆各極時勢而機用正同○文公聲望赫然又有定王之功而樊原俱不肯服必待於圍何也此知周先王之德在人深而晉文假力無以服人如此

彭家屏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山川土田受之先王垂爲世憲天子不得與諸侯不得受者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

東遷秦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使逐犬戎卽有岐豐八百里之地此西周之所以亡也子頹之亂惠王出奔鄭虢合兵納王殺王子頹王以虎牢以東與鄭以酒泉與虢子帶之亂晉文以兵定襄王而殺子帶王與之陽樊溫原櫟茅之田有限之地何堪屢以與人此入春秋以來東周之所以日削而不競也夫眾建諸侯所以藩衛周室王室有故諸侯勤王亦職分當然未可言德而以地錫之廢先王之經棄世守之士與者過矣受者得無罪乎以義始以利終

此春秋之所以大亂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秦晉伐郟

秦晉伐郟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

郟城記曰自南密遷楚鬪克杜申公屈禦寇杜息公以

於此南密即丹水也

申息之師戍南密杜商密郡別邑二子屯秦人過析杜

楚邑一日白羽今南陽府內鄉縣秦人過析何以

二公子不知所謂潛軍也故既降南密而復之析又得

以獲二公子前從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南密昏而傳焉

皆潛師不令知耳杜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宵坎血

者昏而傳城不欲合南密知所囚俘非析人也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杜掘地為坎以理盟商密人

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

息公子邊以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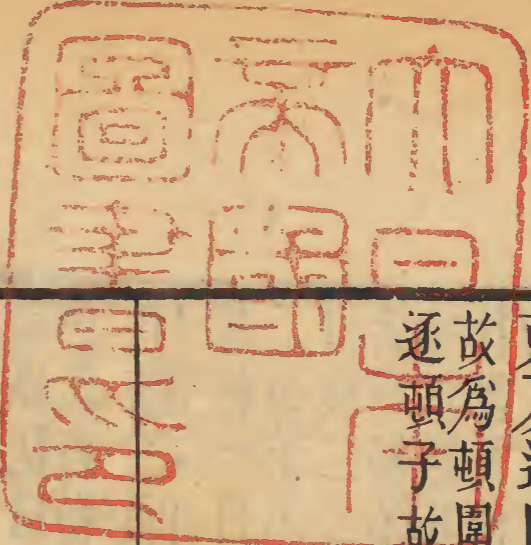
林商密既降析戌亦敗故得囚二子

楚令尹子玉追秦師

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今開封府項城縣境有南頓城楚追秦師不及師無虛出

故為頓圍陳時陳人逐頓子故楚納之



左傳經世鈔卷之五

終

